

送娃去读书,送到机场,安检口分别时,亲友开玩笑说:“此时你是不是要去买个橘子。”大家都笑了,一抹离愁别绪顿时消散。朱自清《背影》里的经典画面如在眼前,这大约是中国孩子的集体记忆:几个朱红的橘子,也成为父爱的代表之物。

老家衢州,也颇多橘子。乡野人家门前屋后,总有几棵橘树,这是寻常的果实,以至于我在课本上读到《背影》时,还对几个橘子不以为意,以为犯不着那样大费周章去买,那时年幼,哪懂得懂文字背后的艰辛与慈爱。

衢州素以“两子”为傲,一是孔子,二是棋子。橘子还排不上号。我曾供职过的报纸《衢州日报》,有个副刊版面就叫“橘颂”,刊发一些文学作品,版面之名出自屈原的《九章》,一直沿用几十年。也可见,橘子在衢州也算是地方名物。

其浙江省内,出橘

子的地方不少——台州的黄岩出蜜橘,皮薄肉嫩,味极甜美,临海涌泉也有蜜橘,甘美少有;宁波的象山红美人,这几年也是声名大噪,有几年还论颗来卖,价格高昂;衢州有椪柑,温州的瓯柑也很有名,我在温塘河里的三垟湿地去采过

瓯柑。柚子呢,也很多,玉环文旦,苍南四季柚,老家的常山胡柚,甚多也。若要历数外省的柚子,简直不胜枚举。总而言之,长江以南温暖的地方,都适合橘子柚子生长;橘子和柚子家族本就庞大,加上各种品种一杂交,出来的名目就更多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一种金橘,像是金弹,我不知道是哪里的特产,水果店里常见,连皮带肉一起吃。有人把金橘压扁,做成金橘果脯,从前还是珍贵的东西,现在不太见得到了。金华有

佛手,也是柑橘大家族中的一员,云南等地也有出产。我常用来泡水喝的东,化橘红,出自茂名化州。这东西很苦,一片就可以泡一杯水喝半天,有化痰止咳之效。我有一段时间老是咳嗽,久不见好,就去买了化橘红。起先泡水来喝,觉得奇苦,无法下咽,喝久了,倒是喜欢这种清苦的味道。说到泡水来喝,又不得不提到陈皮。陈皮也是橘子皮,只是越陈越好,冬天用陈皮和老白茶一起煮来喝,越煮越香,越喝越暖。小青柑,人家是把未成熟的青柑挖去果肉,把茶叶填到里面,再扎紧晒干。整颗的小青柑丢在茶壶里煮,味道缓缓释出,也可以一直煮很久,喝很久。

柑橘果实有芳香之味,药用价值。常山胡柚的青果,做成一味中药“衢枳壳”,已经入了药典。衢州人煮鸭头兔头鸭掌和鱼头,都会在锅里放一些橘子皮,要是炖羊肉,更要用到橘子皮。有的人家,在做金瓜酱时,也放一点橘子皮在里面,会增加味道的丰富性和层次感。金瓜酱,也就是南瓜干,我们小时候的美食,不可多得,至今是我最爱。母亲秋天做一点金瓜酱,在竹匾里摊晒,我在书房喝茶看书,一会儿去拿一把,一会儿又去拿一把,吃得停不下来,真是喝茶的绝配。

要说到厨子最爱的柑橘类水果,香柚和柠檬可排在前列。我在写《金果谣》时,专门写到香柚。这个果实产自日本,一颗小小的香柚,卖得很贵。但香柚果肉极为酸涩,不能直接食用,可是挤出的汁液,用来搭配生鱼片等物又极佳。香柚其实是唐物,中华大地上的果实,现已重新引种到中国大地上,在常山等地有大面积栽种。香柚与胡柚双柚合璧,成就了一种果汁,口味很好,已然风靡天下。胡柚耐贮藏,很好

去神农架,不是因为传说那里曾发现野人,也并非不是那里富含负氧离子,直接的原因是,朋友的民宿在那里,有了落脚点,一旦遇到富氧或者真碰到野人,也可有个照拂。其实,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对其神秘的向往。神农架,光听这个名字,就够神秘的。若有缘遇见野人,这辈子也值了。

千里走单骑,望门投止至神农架彩虹坪已日薄山梁,饥肠辘辘。问总台说,山谷对面农家菜,味极佳。遂往。餐前得闲,至平台瞭望。台下即深谷,杂树侧立于崖壁。野果挂胃枝头,品类繁富,非家乡所有而不识。问一老者,一指曰:红者为山毛桃,赭色系山梨,青而大者为核桃,小者乃板栗。其名久闻,真容仅见。无何,山岚起,山峦云雾盖,深谷猛浪若奔。朋友徐策知我在神农架,语音告我,其于1995年来神农架,其时不若今之人气盛。并告余曰:小心,神农架真有野人。那次,其与朋友采风,择路边酒店小酌,夜深归宿,雾岚湿重,对面不见人。遂于路旁解手,其迟为后。忽觉背后有森森寒气逼近,一转身,迎面现一黑影朦胧。野人也?雾霾也?毛发上竖,惊叫号呼。

真也?非也?我说,老兄

2023年7月,那个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校园里埋首苦读两个硕士学位、热心公益的长发青年凯行,获得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与复旦大学共同颁发的国际留学生奖学金,只身来到上海。

启程前,像许多欧洲年轻人一样,他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功夫熊猫”和“万里长城”这类标签中,陌生,模糊,还带着些许文化上的距离。然而,当他真正踏上复旦大学的校园,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那些模糊的印象开始逐渐瓦解,被真实、丰富而深刻的体验所取代。

初入复旦大学,紧凑的汉语课程扑面而来。口语的抑扬顿挫、阅读的语法语境,都曾让他困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沉浸其中。每天下课,他总背着书包走向图书馆,复习、跟读、整理笔记。他知道,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通往另一种文化的桥梁。

课余时间,他走出教室,用双脚丈量这座城市和更远的山河。他去了香格里拉,被圣洁的雪山打动;走过虎跳峡,感受江流的磅礴;漫步苏州园林,沉浸于一步一景的精巧;也流连于武汉夜市,在热辣喧嚣中体验市井人情。他把每一次出行都当作理解中国的“课堂”。他用相机和文字认真记录,后来这些见闻被刊登于报端。在一篇游记中他写道:“苏州茶馆外观古雅,菜单上的饮品却很新潮,朋友点了带酒味的梨咖啡,另一杯是石榴咖啡。就在这样中西合璧的氛围里,我们聊起了未来的梦想。”

别来唬我!我所见到处是家人,何来野人?遂大笑。酒菜上桌,于是小酌。已淡季,仅我等两小桌。店主无事,便就前闲聊。这对夫妇三十多岁,有一儿一女。夫妻俩捺器当垆,生意不错。这只要看正建造的四层四房便知。问其建造价,说满打满算200万元。其址于半山坡,平台下即盘山公路,地广三百亩。其前山谷开阔,对面洋房、民宿,错落落于山峦间。所居都为城市里人,为休闲度假而来,为养老安宁而来。问此地是谁家?丈夫说是妻子老家,刚才老者乃其丈人。丈夫神农架人,妻子是青天村人。妻子能干漂亮,当年男人就冲着这点才愿入赘过来。那男的魁梧而浓眉大眼,实乃天作地合的一对。见这里多山峦少平地,问及生计。说之前靠种茶叶、玉米、麦子等,如今搞民宿、餐饮。种茶叶倒是得天独厚。到处高山,那玉米、麦子种哪?见我疑惑,女店主说,就种在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山坡上,种已不易,收割更难。如今,也种玉米,但不以此为生。屋后山坡峻陡,杂树下散养着许多鸡鸭,鸡则栖于树枝雏鸣,鸭则卧于平坡淘沙。她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大女儿六年级,在二十公里外读书,小儿子在买房子的小镇上学。我想,若干年后,父母

在神农架

汤朔梅

向东方寻答案

杜小蓉

在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举办的“我眼中的中国”摄影比赛中,他的一幅摄于香格里拉、取名为《友谊》的作品获三等奖,照片里是同学们展开双臂在大山间开怀大笑,像回到家有一种安心的松弛感。他说:“通过摄影,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也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深厚底蕴。现代与古老在这里交融,令人着迷。”这番话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收录进《来华留学生镜头里的多彩中国》专题报道中。

而对凯行来说,中国不是个单一的故事,而是成千上万个故事同时被讲述。当他从苏州的婉约行至新疆喀纳斯的辽阔,从杭州茶山的宁静走向香港街市的喧闹,从成都熊猫基地的萌趣奔赴湖南张家界的雄奇——他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是一片由无数地域文化拼接而成的锦绣山河。他也渐渐把复旦当作一个临时的家,甚至开始收藏带有复旦印记的物件:一件卫衣、一顶帽子、一个布包……都是这段时光具象的纪念。

高铁疾驰如风,移动支付便捷如呼吸,共享单车穿行于每一个角落……这些成为他回到欧洲后向朋友解释中国时必须提及的关键词。但比这些更深刻的,是文化上的共鸣。

中秋节时,他把复旦食堂自制的文创月饼带给家人,告诉亲人:“这种文化没有国界,在比利时,我们也有类似的食物与传统。”

十个月转瞬即逝,毕业后的凯行回到比利时,却并未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相反,他成了一位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演讲台上,他动情地分享着自己的所见所感:“中国是一个值得你去感受的地方。”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同龄人,不少学生在听他分享后开始申请来华学习。

而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爱,也促使他在正式工作之前,再次飞越重洋奔赴新疆——他要去感受那里多元文化的壮美,继续填补他心中的中国拼图。

如他一般,越来越多来过中国的留学生,正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他们学习汉语,不再只为沟通,更为理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体验中秋、春节,不是因它新奇,而是因其逐渐融入了他们的情感与记忆。凯行曾说,中国不再是一个他要“学习”的地方,而是一个他愿意一再“回去”的家。

很少有人知道,他那一头长发,是他每年剪下捐给癌症患者的珍贵礼物。这份深藏于心的善意,如同他与中国的情缘,真挚、温暖,不断生长。

他的长发还会悄然变长,然后再一次被剪下,但他对中国的牵挂,却总也剪不断。

水晶天

又一个水晶天。碧蓝的天空中,白云忽远忽近,忽而千仞山,忽而万重浪。不由得想起《牧歌》:“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悠扬的歌声,带着我的思绪在蓝天白云间飞翔。凝眸眺望,蓝天和洁白的云朵,深深印刻在脑海里。忽然想到,净如水晶的天空,假如没有行走的白云,趣味会少很多。薄云似水流泻,厚云叠嶂起伏。此刻白云的轻重缓急,映衬得天更蓝,千变万化令人叹为观止。水晶天岂止是富有诗意,它能让烦躁的心安静下来。在金山可去海边,去田畴沃野,去开满鲜花的公园,或者就在自家窗口,抬头就是水晶天。

山谷里的石头城

孔令凯

小时候伏天吃平湖西瓜的印象还在,母亲把瓜瓤掏在碗中,看着我们吃,眼神里有满满的爱。那时,西瓜品种少,只有椭圆形、皮色深绿、黄瓤的平湖瓜和红瓤的解放瓜。平湖瓜籽大,洗净、晒干、炒熟,是我们喜爱的零食。我家弄堂边长春食品商店卖的西瓜,摆在店门口硕大的竹筐里,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营业员叫卖声:“甜甜包熟包开西瓜。”叫卖的营业员中,有个瘦脸、浦东口音的人,他诚恳,不摆噱头,挑出来的“三包”瓜,只只甜。至于他说“包开西瓜”,是指可当场把西瓜切开,

或可切除顶端的皮,露出瓤的成色让你过目。去年伏天路过平湖,我特地到瓜果市场转了一圈,当地瓜堆成了山,就是没那中椭圆形、锁在记忆里的平湖瓜。有点不甘心,问卖瓜人,答非所问。怅然。平湖瓜还会回来吗?

阵雨雨

伏天和台风一起到场,这时,阵头雨也来轧闹猛了。天乍看晴朗,风好像也正常,可一转眼,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只一会儿,雨停放晴,路上出现了许多明晃晃的小水潭,倒映出蓝天白云行道树。这时,我故意在潭边来回踱步,烈日下,这些美丽的水潭很快会消失。千万不要以为这就雨过天晴,说不定,改明很快就会重复。

经常想起遭遇阵头雨的情景,那些有预感的家长,为儿女备好了雨伞,这自然成了大家共用的伞。直到现在,好似回甘,我还在说起那些预先带伞的同学,还经常说起把母亲的叮咛当耳边风,重复成为落汤鸡的可笑往事。后来,我们叮咛自己的

孩子时,也会反复说:带把伞,小心阵头雨。是啊,气象预报里没有阵头雨,预防它,需要带一把伞。

橘子、柚子和厨子

周华诚

周华诚

七夕会

卫劭雯

一颗糖的小事

萌萌今天一来幼儿园就很不开心,她说:“老师,姐姐把朋友送我的糖吃掉了。”她皱着眉头,绷着小脸,气鼓鼓的样子,“我拿给姐姐看,她一把就抢过去吃掉了,我跟她说‘还给我’,她非但不还,还笑呢!”

看来是一场姐妹间的小纠纷,我蹲下身子,温和地问:“妈妈知道吗?”

“知道的。”萌萌的声音低了下去,气愤里忽然就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情绪,“她说,‘这么小的事情,不要生气了。’”

“那萌萌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是很生气,这是我的糖!”

如果真的只是一件“小事”,那萌萌又怎会一直记挂到第二天?横亘在孩子心头咽不下去的,真的是那颗被抢走的糖吗?我决定和孩子的妈妈聊一聊。

萌萌妈妈得知孩子“竟然”还在为此而生气时,电话那头传来她一声长长的叹息,带着深深的无奈:“这孩子,从小就计较,我们全家都不这样,姐姐更是个大大咧咧的,真不知道她像谁。”之后,妈妈又向我吐了许多“苦水”,有好几个与“一颗糖”类似的故事。听起来,她爱着萌萌,却也是真的对她的“斤斤计较”没有办法,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将她引导成一个“慷慨”的孩子,更苦恼于这样一个“小气”的孩子,若是不能改变自己,到了社会上不知要吃多大的亏……

我听着妈妈对于“作为二胎家庭,我自认为已经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的自我评价,突然明白了萌萌的委屈从何而来。“您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的玩具被抢走的感觉吗?”我问妈妈,电话那头的抱怨声忽然停了一愣,“也许她真正在意的不是那颗糖,而是‘对’和‘错’呢?”

如果我说这颗糖象征着“我的东西”,象征着“边界”,象征着“内心的秩序”,那一定会有人说我太“夸张”了,但孩子的世界里,价值的定义或许就是这么“夸张”的。萌萌“计较”的并不是一颗糖,而是“公平”,是撇开年龄、撇开个性、撇开一切外在因素,只针对这件事的、最朴素的“对错”认定。她真正想说的不是“姐姐吃了我的糖”,而是“妈妈你听我说,这次我是对的!”“那……我该怎么做?”妈妈的声音软了下来,“或许可以告诉姐姐,没经过同意拿别人东西不对,再陪萌萌去买包糖,不是补偿,是告诉她,她的委屈您看见了。”

第二天,萌萌快乐得像只小麻雀:“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包糖!”她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对我说,“她还让姐姐跟我道谢了!”我问她:“那你原谅姐姐了吗?”萌萌毫不迟疑地点着头:“她问我能不能吃我的糖,我给了她一颗草莓味,姐姐就把她的玉米给我了。”姐妹俩和好,真是皆大欢喜,那颗梗在心头的“糖果”终于融化了。

汪曾祺写过:“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其实对待孩子的情绪,何尝不是如此?成人总爱用“大小”衡量事情的轻重,却忘了在童年的维度里,掉在地上的冰淇淋、被撕坏的作业纸、没打招呼就被拿走的橡皮,都是天大的事。那些看似“计较”的背后,藏着对规则的敬畏,对情感的珍视,对“被看见”的渴望。或许教育最珍贵的姿态,不是站着教导,而是蹲下倾听,就像对待那颗被抢走的糖,先接住孩子的委屈,再陪她慢慢明白,成长路上,比糖果更甜的,是被理解的滋味。

